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

耿海英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B512.59/15

2009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

耿海英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耿海英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4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第10辑)

ISBN 978 - 7 - 5458 - 0028 - 9

I. 别… II. 耿… III. ①别尔嘉耶(1874~1948)—人物评论 ②别尔嘉耶(1874~1948)—思想评论 ③文学研究—俄罗斯—20世纪 IV. B512.59 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8392号

责任编辑 张玉贞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晓阳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

耿海英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342 000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028 - 9/B·3

定 价 42.00 元

序

陈建华

海英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了,我为她感到高兴。她的论文在答辩时就得到专家的好评,后又经严格评审,作为优秀论文获得上海市社科基金资助出版,值得祝贺。

该论文研究的是别尔嘉耶夫。中国在改革年代大规模引进外国人文思想家的著作,但在前十年,除了刘小枫等少数几位学人注意到别尔嘉耶夫的价值外,这位俄罗斯思想家不为学界大多数人所周知或关注。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仅在介绍“存在主义”条目时有一处提及了他的名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位俄罗斯学者才开始走红,并迅速成为学界的一个亮点。这固然与他的著作的中译本在此时接连推出有关,但其背景则是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学界对他的大力推介,更重要的是别尔嘉耶夫独到的文化视野、精神追求和思想力度,触动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

作为一个活跃在20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早就享有世界声誉。他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特征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乃至欧洲哲学思潮的发展,这种

影响不仅仅限于哲学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别尔嘉耶夫和许多俄罗斯杰出的思想家一样在自己的祖国遭到排斥,他在中国也同样遭到冷遇。因此,如今学界对他的重视并不为过,即使从弥补缺憾的角度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近十来年,我国学者除了翻译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外,相关的研究也在展开。从2000年开始,还出现了一些专题的博士、硕士论文。别尔嘉耶夫在哲学和神学领域成就颇高,目前国内外对他的研究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两个领域。海英的论文独辟蹊径,从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切入,深入探讨了国内学者关注不够的一些重要问题,这就使她的论文显示出鲜明的创新色彩。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在别尔嘉耶夫的著作中可以见到他对俄罗斯文学了解之深和见解之独到,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对文学有着自己不同于文艺学家的认识角度。海英对这个跨学科的选题的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在她看来,思想、精神,是没有学科界限的,哲学与文学之间的互释有助于揭示在单一个学科内部容易被遮蔽的问题。此外,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哲学著述“其实是在表达一种俄罗斯文学精神,或者说表达一种精神的俄罗斯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别尔嘉耶夫“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他全部哲学著述的具有绝对意义的思想源泉,并在其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文学不仅是别尔嘉耶夫思想的主要养分,也是他回应俄罗斯及世界现代问题的主要路径”,而国内学界对这一点尚“缺乏一种突显的认识”。正是在这块前人未作深度耕耘的土地上,海英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20世纪前期的俄罗斯留下了丰硕的人文思想的遗产,值得后人去艰苦探索和开掘。海英认准目标后,心无旁骛,收集了大量资料,从原文潜心阅读了别尔嘉耶夫艰深的著作和相关的俄罗斯思想家和文

学家的著述。在厚实的理论和资料准备的基础上,她爬梳剔抉,全面而又深入地发掘了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关系中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这篇论文的架构颇具匠心,既有对核心问题的宏观把握,又有对一系列重要文本的细致剖析,其中分析别尔嘉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系的部分写得最有分量,关于别尔嘉耶夫与果戈理、托尔斯泰等 19 世纪作家的关系,关于他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罗赞诺夫等同时代作家的关系的探讨也多有出彩之处。作者通过对这种关系的考察,重新认识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如关于托尔斯泰世界观的激变,关于果戈理的“含泪的笑”等诸多文学史上的定论,通过海英对别尔嘉耶夫观点的令人信服的解读,引发了人们对原有文学史观的质疑和新的思考。海英认为,发掘别尔嘉耶夫“从深刻的宗教哲学角度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所作的阐释,甚至是颠覆性的阐释”,对于重新认识整个俄罗斯文学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这个见解值得重视。虽然她的这部论著主旨并不在此,而别尔嘉耶夫的某些观点也可商榷,但它确实为重建俄罗斯文学史观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和可供借鉴的角度。

海英这篇论文的成功与她本人的基础和勤奋分不开。她是俄语语言文学科班出身,在高校相关专业任教多年,硕士阶段在文艺学专业受到了专门训练,硕士论文关注的是在俄罗斯宗教哲学方面浸润颇深的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良好的语言和理论基础,以及对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前期俄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情况的熟悉,使她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时具有了必要的底气。海英的能力、精力和毅力可圈可点,在短短的三年攻博阶段,她不仅出色地递交了这篇扎实的博士学位论文,还参与了我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项目的写作,完成近 7 万字的内容,同时又翻译了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书,应该说她竭尽了全力。在这期间,我从侧面观察和感受到了海英在写作中的苦恼、执着和收获的喜悦,为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所感动。

这篇博士论文虽然仍有一些未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竟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研究别尔嘉耶夫的专著。这部专著不仅是海英学术发展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也是中国对别尔嘉耶夫研究的重要收获。别尔嘉耶夫研究,乃至整个俄罗斯人文思想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国内的研究至今还只是冰山一角。海英年富力强,又有了较好的基础和工作平台,有理由相信并期待她会和其他有志于此的学者一起,不断有新的更出色的成果贡献于中国学界。

2008 年春于沪上西郊

目 录

序	陈建华 1
引 论	1
第一章 别尔嘉耶夫与同时代人：精神的交往	17
第一节 精神氛围	
——文学界的宗教探索	20
第二节 “相应”与“差别”	
——革命的“兴奋点在别处”	30
第三节 “美少年”与“伟大的庸人”	
——别尔嘉耶夫与罗赞诺夫	52
第四节 哲学之光照亮“词的组合”构筑的历史	
——别尔嘉耶夫与梅列日科夫斯基	75
第二章 别尔嘉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遭遇	111
第一节 上帝从另一世界取来种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	114

第二节 “一锅浓郁鲜美的肉汤”

- 《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127

第三节 投射与吸纳

- 从《自由的哲学》到《自我认识》…………… 151

第四节 精神的遭遇

- 《大法官》等四篇专论…………… 172

第五节 思想的盛宴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 200

第三章 别尔嘉耶夫与托尔斯泰：精神的超越…………… 237

第一节 为了善的目的而被肯定的谎言

- 论托尔斯泰对文明之谎言的揭露…………… 239

第二节 一种被忘记了的力量——上帝的干预

- 论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与无政府主义…………… 251

第三节 另一种“伊凡·卡拉马佐夫的造反”

- 论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 257

第四节 “末世论”的出走

- 其他问题…………… 267

第四章 别尔嘉耶夫与果戈理：精神的透视…………… 279

第一节 非现实主义的果戈理

- 对果戈理的重新定位…………… 280

第二节 “我来到了基督面前”

——对果戈理宗教精神的透视	306
---------------------	-----

第三节 不幸的洞察恶的天赋

——对果戈理的悲剧探源	319
-------------------	-----

第五章 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文学：精神的

建构	341
----------	-----

第一节 斯拉夫主义 西欧主义	347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357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 虚无主义 无政府主义	365
---------------------------	-----

第四节 神正论与人正论 神人与人神	378
-------------------------	-----

第五节 末日论 弥赛亚说	387
--------------------	-----

第六节 新基督教意识	403
------------------	-----

余 论	413
-----------	-----

参考文献	417
------------	-----

后 记	428
-----------	-----

引 论

尼·别尔嘉耶夫(1874—1948)作为 20 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复兴运动中宗教哲学最杰出的代表,是第一个在西方赢得了巨大声誉的俄罗斯基督教哲学家。1947 年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后又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也是在俄国思想文化界第一个享有盛誉、产生较大影响的俄罗斯哲学家。然而,其思想价值和理论贡献远非这些名誉所能涵盖。其一生著述多达四十多部著作,五百多篇文章。他通过一种创造性的综合,传承了德国神秘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和俄国东正教思想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基督教哲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十月革命后不久,他被迫流亡西方,直至去世。在俄罗斯本土,他丰厚的思想遗产直到苏联解体前后才得以重新发掘。1990 年苏联最重要的大型文学刊物《俄罗斯文学》第 2、3、4 期连续刊载他的著作《俄罗斯思想》,1991 年苏联权威哲学杂志《哲学问题》第 1、2 期再次连载《俄罗斯思想》,并且都配发长篇按语。此后,其著作就不断地被以各种形式出版、再版,直到 2005 年还在出版他的文集;与此同时不断出现有关他的研究成果。俄罗斯国内对他的发掘,固然有苏联社会政治演变带来的文学、文化、思想“回归大潮”的因素,但经过时间的沉淀,他的思想越来越受到俄罗斯国内重视,有更深刻的原因。因为,根

据已出版和发表的著作、论文来看,对他的关注更多集中于他的社会哲学,集中于他对俄罗斯民族精神、命运和俄罗斯社会的思考,这与俄罗斯再一次面临国家道路的选择紧密相关。由于其著述在苏联研究和出版的长期空白,因此,俄罗斯学界对别氏的生平、思想发展以及其他哲学主题的发掘,也特别重视。

几乎与俄罗斯同步,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也异常敏锐地关注到了别尔嘉耶夫,并开始翻译介绍他的著作,到目前为止,在俄罗斯哲学家中,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最多。从 1990 年刘小枫主编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第 1 辑刊登董友节译的《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算起,据笔者的收集和统计,他的著作在大陆已经有十三部全译本,一部节译本(《创造的意义》)。其中《论人的奴役与自由》、《自我认识》、《自由的哲学》、《俄罗斯的命运》、《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意义》五部著作分别有两个译本,《俄罗斯思想》全译本于 1995 年出版,2004 年再版;《自我认识》于 1991 年《哲学译丛》第 4 期节译后,雷永生的全译本于 1997 年出版,2001 年再版;《末世论形而上学》1991 年《哲学译丛》第 4 期节译,2003 年全译本出版;《论人的使命》2000 年第 3 期《哲学译丛》节译,2000 年 12 月全译本出版。另外,有我国学者自己编译的三部文集,即汪剑钊先后编选了两部《别尔嘉耶夫集》;方珊、何强、王利刚选编《美是自由的呼吸》。在其他各种刊物和文集中,翻译收录别尔嘉耶夫的文章计有五篇。随着对其著作的翻译介绍,他在我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学者开始对其思想展开研究与探讨。从研究的成果来看,在中国大陆,专门性研究文章五十余篇,涉及性研究文章则更多,另有学位论文九篇,虽尚无专门性研究论著出版,但在宗教哲学研究著作中对其有相当触及;在中国香港,学界在基督教文化视域内对其思想予以了关注;在中国台湾有零星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涉及别氏的宗教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等,对他的神学

观、人格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创造、自由、奴役、历史、末世论,技术的形而上学,客体化世界批判,马克思主义观,性学伦理观,俄罗斯思想等主题,以及别尔嘉耶夫的生平和思想演变进行了研究。这一特点与俄罗斯本土的别氏研究相近。由于别氏 1922 年流亡西方,他的思想一直以来被西方所接受并产生广泛影响,因此,在欧美地区对他有持续的关注与研究,并非常重视他的基督教哲学思想,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1]就是最好的证明(以上统计均至 2006 年底^[2])。

由于别尔嘉耶夫的思想涉及的侧面与层面较多,而他对自己思想的不同界定也较多,因而,不同的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与角度也不同。我认为,在别尔嘉耶夫的思想中,自由、个性、创造是三个核心词,而其中“自由”又是一个核心的思想主题,他的思想的各个层面,各个角度都是由此阐发出来的。但是,此“自由”并非中国语境中“自由”一词的含义。正如我们上面谈到的,别尔嘉耶夫的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中之一是德国神秘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他对“自由”的理解得到雅·别麦^[3]关于“深渊”(Ungrund)学说的启发。他说:“应该指出我与雅·别麦思想的接触对我所产生的意义,我从他那里获得了精神的嫁接。”^[4] Ungrund(德语)意思是深渊、无根基等,是雅·别麦的一个神学概念。别尔嘉耶夫说:“爱克哈特关于 Gottheit(神)和别麦关于 Ungrund 的学说的意义就在于此。圣三一体和造物主都是从‘无’中、从 Gottheit 中、从 Ungrund 中诞生的。造物主上帝创造世界已经是第二行为了。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认为,自由不是造物主上帝的造物,自由在‘无’中,在 Ungrund 中,自由是原初的和没有始原的。自由不为造物主上帝所决定,自由在上帝用来创世的那个‘无’里。造物主上帝和自由的‘无’之间的区别也已经是第二位的了——在始原的秘密中,在神的‘无’中,这个区别被取消了,因为上帝是在 Ungrund 中被显

示的,自由也是在这个 Ungrund 中被显示的”;^[5]“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但同时可以说,上帝从自由中创造了世界。创造的基础应该是无限的自由,这个自由在世界的创造之前就被包含在虚无中,没有自由,上帝就不需要创造。上帝对存在是万能的,但对非存在则不然。”^[6]自由是非存在,“自由高于存在……存在本身不是原初的,而是理性化的结果,是思维的结果……自由是不能被存在所决定的”。^[7]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自由”的哲学,是自由基督教的哲学。自由是非被造的。而且,别尔嘉耶夫是按照自由的尺度来划分哲学的类型的:“应该在两种哲学之间作出选择:承认存在高于自由的哲学和承认自由高于存在的哲学。”^[8]他的哲学是承认自由高于存在的哲学。他对自由的态度,使他区别于其他哲学家。他整个的哲学思想都贯穿着这样一种“自由”。他说:“自由的问题其实贯穿于我所有的著作中。”^[9]但是,我们也要强调指出,事实上,爱克哈特关于 Gottheit、别麦关于 Ungrund 的学说与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学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学说,其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异,有着本质的区别。别氏只是受到了“深渊”学说的启发,得到了一种触动与灵感,之后,他便走向了另外的方向。他说:“有几年对我来说特别重要。那时我非常喜欢别麦,阅读了不少他的著作,写了不少关于他的短论。但是,把我关于自由的学说归于别麦关于深渊(Ungrund)的学说是错误的,我把别麦的深渊理解为原初的、存在之前的自由。但在别麦那里,自由是在上帝之中,是作为他的黑暗元素而存在。而在我这里,它在上帝之外。”^[10]别尔嘉耶夫由此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由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多层次、多方面的哲学探索,其他主题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各国学者也从多层次、多方面对他的哲学主题进行认知与研究,但从整体研究来看,大多是从哲学、神学的角度着眼,而对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则缺少关注,这就是他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我想,基

本的原因是由于别氏具有强烈的哲学家身份,因此,基本不把他放入文学领域来谈,人们很少从他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视角来研究他的思想以及他在阐释俄罗斯文学的思想价值方面的重要贡献。可以说,对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研究基本阙如。

具体到我国的研究状况,别尔嘉耶夫关于俄罗斯作家与俄罗斯文学的许多专论几乎没有中译本,具体研究也基本不见,就我的悉心观察,仅发现两篇相关文章,一篇四千多字的《别尔嘉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博览群书》,2002年第4期)直接涉及了别尔嘉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联系;另一篇《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别尔嘉耶夫》(《文教资料》,1999年第3期)行文的后半部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涉及了别尔嘉耶夫对几位文学家的评论。其他文章均一两笔带过,而即便这样的“带笔”也不多。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研究上的倾斜,我想,^[11]一是因为人们可能被别尔嘉耶夫基督教哲学家的身份框住了,研究者总是很自然地 从哲学角度寻找其思想资源;二是大约受制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因为在我国别尔嘉耶夫研究者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哲学专业,从自身的学科与专业出发阐发别氏的思想,也顺理成章。但局限也是明显的,有学者在《请勿引用三联的〈俄罗斯思想〉》^[12]一文中指出,该著的汉译中有许多误译、漏译。笔者对照原文与译本后发现,误译中的一类,就是因对相关文学作品和人物不熟悉所致。

如果说上述两个原因仍属于表面原因的话,那么第三个原因则属于深层方面的,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观的巨大变迁。“文学”在当代已经不再是可以“新一国之民”或为政治服务的载道“工具”,而是以“文学本身”为核心建立起的一整套观念,其中“纯文学”居于核心位置。这一在80年代曾发挥过极大社会能量的文学观念,在进入90年代以后,则使文学日益丧失了在中国现代史中那种公众意识和社会思想载体的作用,从而成为技术分工中的一个门

类;私人化、作坊化已经或正在成为作家们的文学实践。在这种情势下,把复杂、丰富、沉重的哲学思想,与在我们意识中日益变得脆弱的“文学”联系起来,仅从主观自觉上而言,这一思路就不大容易形成。因此,除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出身背景、知识结构等因素的限制外,“文学应当承担什么?”——这个心结似乎让研究者们不大愿意从“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这样一个角度去阐发别氏的思想;即使把别尔嘉耶夫与文学相关联,那也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与作为一个门类的文学的关联,就仿佛我们说某人以哲学为志业,但他又爱好花鸟鱼虫一样。甚至我们这些专事文学研究的人,在被当代这种“提纯”的文学观塑造之后,也不愿意囿于“文学”的圈子里,总想冲出我们的学科,冲到哲学、历史、宗教、社会学……的领域里去,而不是去考虑文学本身的那种不受任何观念规定的“综合性”。

在研读了别尔嘉耶夫的相关著作及国内外研究成果之后,我又翻译了别尔嘉耶夫的重要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并整理了别尔嘉耶夫创作年表。在阅读与翻译过程中,我发现,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那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对此,我们不仅需要重新思考“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的命题,也需要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可以这么说:别尔嘉耶夫的哲学著述其实是在表达一种俄罗斯文学精神,或者说表达一种精神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氏而言,不是他哲学思考的可被抽象肢解的对象,而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他全部哲学著述的具有绝对意义的思想源泉,并在其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相应,俄罗斯文学不仅是别尔嘉耶夫思想的主要养分,也是他回应俄罗斯及世界现代问题的主要路径。国内研究对别尔嘉耶夫与俄国东正教思想文化,特别是与俄罗斯文学的这样一种关系,则缺乏一种凸显的认识。

别尔嘉耶夫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自由的哲学》出版于1911年,而被他认为属于自己最完备的哲学著作《论人的使命》完成于1931年。这20年是他的哲学观形成、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重要阶段里,早期的不少其他思想已逐渐淡出他的视野,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须臾也没有离开过他。他说:“还是在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形成了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习性。他比任何一位作家和思想家更震撼我的心灵。”^[13]这20年间他不断有关陀氏的论述。1907年发表《大法官》,^[14]1914年发表《斯塔夫罗金》,^[15]1918年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关于人的启示》^[16]和《俄罗斯革命的精神实质》^[17]发表(后者除引言和结论外,分三节,分别论述“俄罗斯革命中的果戈理”、“俄罗斯革命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革命中的托尔斯泰”),并于1921—1922年间在自由精神文化科学院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系列讲座,1923年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为名结集为专著出版。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凝聚了别尔嘉耶夫许多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间断的思考,形成了别尔嘉耶夫世界观的基本面貌。他说:“我不仅试图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并且也融进了非常多我个人的世界观。”^[18]因此,有俄罗斯学者说,他的著作,应该取名为《别尔嘉耶夫的世界观》。可以说,他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遗产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方式和自己独特的自由哲学;在此后的各种著作中阐述自由、创造、奴役、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等这些主题时,他都会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他生平中也有过转向,但只是表面的,从《自我认识》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可以看出,其一生的思想核心是他的新基督教精神,即以自由为基础的基督教精神,而这一精神的起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的基督形象。他说:“《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一直对我具有重大意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书中,我就是据此来阐述我的思想的。它对于理